

张居正顶着一只乌龟出场了



当年明月 著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严嵩倒台后，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三个杰出的政治家各施手段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三人都是实干家，为中兴朝廷呕心沥血；同样又都是阴谋家，铲除异己心狠手辣。而这两点又以张居正为最：一条鞭法和考成法的改革措施惠遗万民，泽及百代；顺我者昌、逆我者死，虽杀门生亦不眨眼。

[上期回放]

就在龙颜大怒，打算狠狠收拾海瑞时，黄锦和徐阶先后出面拉了海瑞一把。徐阶明白，只要假以时日，海瑞将是可用之才。就这样，海瑞的命保住了，他继续在监狱住了下来。和海瑞这事比起来，高拱那边更让徐阶闹心。怎样才能控制住不听话的高大人，这是当务之急。

历史小说

嘉靖四年（1525年），湖广荆州府江陵县的穷秀才张文明，终于在焦急中等来了儿子的啼哭。儿子的诞生给张文明带来了极大的喜悦，而在商议取名字的时候，平日不怎么说话的祖父张诚，却突然开口，说出了自己不久之前的一个梦：“几天之前，我曾梦见一只白龟，就以此为名吧。”于是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张白圭（龟）。

张白圭一岁多就会说话了，应该说比爱因斯坦要强得多，邻居们就此称其为神童。一晃张神童就五岁了，进了私塾，而他在读书方面的天赋也显现了出来，过目不忘，下笔成文，过了几年，先生叫来了他的父亲，郑重地对他说：“这孩子我教不了了，你带他去考试吧。”

所谓考试，是考县学，也就是所谓的考秀才，张文明领着儿子随即去了考场，那一年，张白圭十二岁。张白圭的运气很好，那一年的秀才考官是荆州知府李士翱，这位兄弟是个比较正直爱才的人，看到张白圭的卷子后，大为赞赏，当即不顾众人反对，把这个才十二岁的孩子排到了第一。李士翱约见了张文明和他的儿子张白圭，在几番交谈和极度称赞之后，李知府有了这样一个念头：在他看来，乌龟虽然吉利，但对于眼前的这位神童而言，顶着乌龟的名字过一辈子似乎也不太妥当，于是他对他张文明说道：“你的儿子前途不可限量，但白圭之名似不大妥当，我看就改名叫居正吧。”此后，他的名字便叫做张居正。

秀才考上了，下一步自然就是举人了，和考进士不同，

举人不是隔年就能去的，按照规定，您得在学校再熬两三年，过了资格考试才能考，但那是一般性规定，张秀才不是一般人，所以他第二年就去了。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，正是这次破格的考试中，张居正遇上了那个影响他一生的人。

在考试开始之前，考官照例要向领导介绍一下这一科的考生的情况，于是湖广第一号人物顾璘得知，有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也来考试了。顾璘决定亲自去见此人一面。顾巡抚先看相貌，要知道，张居正同志是明代著名的帅哥，后来做了首辅，跟李太后还经常扯不清，道不明，传得风言风语，年轻的时候自然也差不到哪去。这是面试关，满意通过。然后就是考文化了，据说顾巡抚问了张居正几个问题，还出了几个对联，张居正对答如流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顾璘十分惊讶，赞赏有加。

两人越说越高兴，越说越投机，于是在这次谈话的结束阶段，巡抚大人估计是过于兴奋了，一边说话，一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——解腰带。在将腰带交给张居正的时候，顾璘还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你将来是要系玉带的，我的这一条配不上你，只能暂时委屈你了。”

张秀才捧着腰带回去备考了，顾璘也收起了原先满面欣赏的表情，跑去找到了主考官，下了这样一道命令：“这科无论张居正答卷如何，都绝不能让他中第！”这是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，顾巡抚翻脸的速度似乎也太快了点，但巡抚的命令自然是要听的，于是张秀才费尽心机

写出的一张答卷成了废纸。

郁闷到了极点的张居正回到了家乡，开始苦读诗书，准备三年后的那次考试，蒙在鼓里的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多年以后，张居正再次遇见顾璘时，才终于得知原来罪魁祸首正是这位巡抚大人，但他没有丝毫的埋怨，反而感动得痛哭流涕。

顾璘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好人，他曾亲眼见过无数像张居正这样的年轻人，身负绝学才华横溢，却因为年少成名而得意忘形，最终成为了一个四处游荡以风流才子自居的平庸官僚。所以当他在看见张居正的时候，便决定不让这一悲剧再次上演。只有经历过磨难的人，才能够走得更远，张居正，你的未来很远大。

嘉靖十九年（1540年），带着不甘与期望，张居正再次进入了考场，这一次他考中了举人。正如顾璘所料，张居正还是太年轻了，十六岁的他在一片赞赏声中开始迷失，认定自己中进士不过是个时间问题，书也不读了，开始搞起了兴趣小组之类的玩意，每天和一群所谓名士文人聚会，吃吃喝喝吟诗作对，转眼到了第二年，张才子两手一摊——不考了。

就在张居正逐渐厌倦这种所谓的“幸福”时，真正的痛苦降临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虽然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只是一个穷秀才，但他的祖父张镇却是有体面工作的，具体说来，他是辽王府的护卫。荆州这个地方虽然不大，却正好住着一位王爷——辽王，说起这个爵位，那可是有年头的，当初朱重八革命成功后分封儿

子，其中一个去了辽东，被称为辽王，到了他的儿子朱老四二次革命成功，觉得自己的诸多兄弟在周围碍眼，便把北京附近的王爷统统赶到了南方。辽王就这样收拾行李去了荆州。根据明代规定，只要家里不死绝，王位就一直有，于是爷爷传给儿子，儿子传给孙子，铁打的爵位，流水的孙子，两百年后，这位孙子的名字叫做朱宪熿。

这说起来是个比较奇怪的事情，张居正从来没有见过辽王卫家的孩子怎么会惹上辽王呢？归根结底，这还要怪辽王他妈，这位辽王兄年纪与张居正相仿，同期吃奶同期入学，所以每次当张居正写诗作文轰动全境的时候，辽王他妈总要说上这么一句：“你看人家张白圭多有出息，你再看看你……”

被念叨了十多年，不仇恨一下那才有鬼。当张居正洋洋得意，招摇过市的消息传到辽王耳朵里时，一个恶毒的计划形成了。不久之后的一天夜里，护卫张镇被莫名其妙地叫进王府，然后又莫名其妙地放了出来。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实在无法考证，但结果十分清楚——回家不久就死去了。这是一个疑点重重的死亡事件，种种迹象表明，张镇的死和辽王有着很大的关系，对此，张文明和张居正自然也就清楚，但问题在于，他们能怎样呢？

张居正亲眼目睹了爷爷的悲惨离世，却只能号啕大哭悲痛欲绝，也就在此时，年轻的他第一次看到了一样东西——特

权。向金碧辉煌的辽王府投去了最后一瞥，紧握拳头的张居正踏上了赴京赶考的路，此时是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年），张居正二十岁。不管情绪上有多大变化，但对于自己的天赋，张举人还是很有信心的，他相信自己能够中第，然而现实再次给他上了一课——名落孙山。

这是一个张居正无法接受却又不能不接受的事实，他的所有骄傲与虚荣都已彻底失去，只能狼狈地回到家乡，苦读不辍，等待下次机会。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年），张居正再次赴京赶考。张居正中了，而且名次还不低，是二甲前几名，考试之后便被选为庶吉士，进入了翰林院庶吉士培训班。正是在这个培训班里，张居正第一次认识了徐阶，虽然此时的徐阶已看准了张居正，并打算把他拉到自己门下，但对于这位似乎过于热情的班主任，张居正却保持了相当的警惕，除了日常来往外，并无私交。

十分滑稽的是，张居正虽然对徐阶不感冒，却比较喜欢严嵩，在当时的他看来，严大人六十高龄还奋战在第一线，且精力充沛，神采奕奕，实在让人佩服得紧。所以在此后的两年中，纵使夏言被杀，可怜的班主任徐阶被恶整，他也从未发出一言一语，表示同情。恰恰相反，他倒是写了不少赞扬严嵩的文章，每逢生日还要搞点贺词送上去。对此，徐阶也无可奈何，但他相信总有一天，这个年轻人能够体谅到他的一片苦心。上天没有让他等得太久，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年），张居正与严嵩决裂。

他们找到了一个直升机机场



蔡骏 著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一个来自中国的旅行团，在泰国北方的清迈旅行。他们在大雨中迷失方向，误入一条深深的隧道，发现一座群山围绕的空城。进入这个城市后，旅行团的人开始不断地死去。他们一直在寻找逃离的通道，但却一次次失败。

[上期回放]

厉书发现了沉睡之城的秘密，这天晚上，就在他将要说出秘密之际，房间里突然停电了。一阵恐惧之后，灯重新亮了。然而，厉书却永远地离开了。叶萧发现，厉书的左侧脖颈有一个小伤口，边缘有锯齿状痕迹，像被某种动物咬的。叶萧不敢张扬，他静静地带领大家离开。路上，那只白猫出现了，它把大家带进了一栋神秘别墅。

悬疑小说

02:00

沉睡的别墅。

林君如深深的孤独感涌上心头，她慌乱地打开房门。楼上传来一阵轻微的声音，只有屏着呼吸才能听清。她立刻躲进阴暗的角落，看到一个黑影从三楼下来。过道亮着黄色的壁灯，可以看出那是个年轻男子，手脚的动作都很机械，竟像个机器人似的，几乎不发出任何脚步声。林君如抑制着自己的恐惧，静静等待那个人（鬼）转过脸来。终于，男子徐徐转过脸来。昏暗的壁灯光线落到他脸上，居然是孙子楚的脸。但他的表情极其怪异，双眼睛瞪大着平视前方，眼珠却仿佛不会转动，隔好几秒钟才眨一下。更奇怪的是他的动作，上半身如同僵尸，挺直了一动不动，脚底却似乎是踮着脚尖走路。当他要向楼下走去时，林君如伸出右手，在他的眼前晃了一下，居然还是没有反应。

瞬间，她的脑中闪过两个字——梦游！孙子楚现在的样子，完全符合梦游的症状，林君如料想不到这种状况，忍不住抓住他的肩膀，用力摇了摇他。孙子楚的头发像飞溅的水花摇动，他打了一个剧烈的冷战，几乎是从原地跳了起来，回头眨了眨眼睛。他看到了林君如，像刚刚从梦中醒来，睡眼惺忪地问：“怎么是你？”孙子楚还没反应过来，看了看四周的环境，又摸了摸自己的脑袋，接着把右手伸到林君如脸上，想要试试这是否是梦境。

“别这样！”她本能地退了半步，感觉他的手指一片冰凉。“我还在做梦吗？我居然梦到你

了？”“不，这不是梦，而是你的梦游！”林君如压低声音在他耳边说，不想吵醒二楼其他的人。

“我已经醒了？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孙子楚露出恐惧的神色，他走上露台大口呼吸，让晚风吹凉自己的头，“我想起来了，我躺在客厅沙发上睡着了，然后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有人在叫我，于是我走上了三楼，见到了一个小女孩，她给了我一把头发。”说到这里他立刻摊开左手，果然在壁灯光线照耀下，有一绺女孩的长头发。“我见到鬼了？”他的手在剧烈颤抖，随即长发落到了地上。孙子楚颤栗着摇摇头，迅速跑下了楼梯。林君如摸着自己的脸，抬头看着二楼的天花板，他到底是梦游？还是鬼魂附体？

04:00

阁楼。灯灭了，狭窄的窗外漆黑一片，月光也不知隐遁到哪儿去了。斜坡的屋顶分在两边，只有当中可以直起身子，四周的低矮角落，堆满了各种杂乱的东。只有阁楼没有被好好打扫，简单铺上了席子和毛毯，伊莲娜和贝贝就睡在这儿了。

泪水，悄然从伊莲娜的脸颊滑落，打湿了铺在地板上的毯子。直到此时伊莲娜才痛苦地发现，自己真的爱上了厉书，在这个男人化为幽灵之后。这个男人再也不会回来了，除非——作为永生不死的吸血鬼。是的，当厉书死在她怀中时，虽然伊莲娜已悲痛欲绝，但仍然察觉到了疑点——他的眼球竟变成了红色！还有在他左侧脖颈上，有个极其微小的伤痕，只有细看才能发觉，像被什么人或动物咬出来的！

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一样东西，那个潜伏在城堡的恶魔，无数次出现在小说和电影中，害怕阳光和十字架，黑夜里在墙上爬行，他的名字叫德古拉。没错，罗马尼亚的德古拉伯爵，自布拉姆·斯托克的《Dracula》问世以来，他就成了举世闻名的人物，吸血鬼世界里最经典的名字。

她发现厉书身上的秘密之后，却忍着悲伤和恐惧没有声张。伊莲娜不想让旅行团更乱，更不想因此暴露自己的秘密。因为，她的母亲姓德古拉。伊莲娜的祖父是从中国移居美国的俄罗斯人，父亲也是地道的俄裔，年轻时参加过越南战争。母亲却是罗马尼亚移民，结婚后就跟了父亲的姓，伊莲娜从未见过外公外婆，只知道母亲是虔诚的东正教徒。每逢星期日，全家就会开上一个小时的车，去东正教堂里做礼拜。

德古拉……

07:00

沉睡的别墅渐渐苏醒。童建国叫大家吃早餐。所有人都聚集到了餐桌上，林君如和秋秋打着呵欠，伊莲娜干脆仰着头小憩。玉灵把早饭放到了桌上，叶萧同时清点着人数——还好一个都没少。

短暂的睡眠让人无精打采，整顿早餐几乎没怎么说话。当大家陆续吃完以后，秋秋却盯着餐桌的玻璃台板不动了。台板下压着一张地图——南明地图。就在秋秋眼皮底下，是地图的正北方位置，她的视线落在城市的北缘，完全超出了市区范围，地图上显示为绿色的山区。一条弯曲的小路向上延

伸，直到某个微小的黑点，她低头仔细看着，才发现那是个骷髅标识，下面印着两根交叉的白骨，宛如加勒比海盗的旗帜。这个古怪标志的底下，印着一行数码：A709。

很快，所有人都聚拢在地图前，童建国还把玻璃抬起来，将地图抽出来仔细查看。

“你看这个标识的位置，处于地图的最北部边缘，我们是从最南端的隧道进来的，那么这个最北端的地方，或许就是南明城的后门。”叶萧皱起眉头，却仍难掩心中的兴奋，“一个秘密的后门，只能用这种隐秘的方式来标记。”

“那还在等什么？我们赶快去那里探路！”童建国立刻收起地图，小心地放在背包里面。

08:00

天空覆盖着铁色面具，湿润的空气无孔不入，在寂静的大街上潮起潮落。六个男女打碎了沉睡之城的安宁。他们的行囊里有水和食物，还有手电筒和指南针，沿途“洗劫”了所有的超市，带上一切可能有的物品。童建国的手里摊着地图，目光仍落在最上端的标识——A709上。他的身后是叶萧、杨谋、林君如、伊莲娜和玉灵，六个人排成一字长蛇阵，小心翼翼地向北前进，叶萧手里还攥着个铁扳手，以防什么野兽的突然袭击。

五分钟前，他们走出了别墅，按照地图上的方位，去寻找逃出南明城的“后门”。路边停着一辆克莱斯勒SUV，车况看起来还算不错。童建国如法炮制地打开车门，变戏法似的让车子开动了起来。叶萧坐在

他旁边看着地图，其余人都坐在后面两排，放下布满污垢的车窗，仔细观察着马路四周。SUV不断地颠簸，在连续爬了一段陡坡之后，车子终于再也走不了了。童建国被迫拉起手刹，让所有人都下车，又给车轮后面垫上了石头。再往上就只能步行了，事实上已经没有路了。地图上的弯曲小道，到这个位置也消失了，“A709”就在这后面不远处。

林君如疑惑地看着四周，茂密的森林将他们覆盖着：“这里怎么看都不像是南明城的‘后门’啊。”“上去看看再说吧。”童建国领头往上爬去，其余人只得跟在他的身后，彼此手拉着手以免滑倒。至此已完全分不清路了，杨谋拿着指南针，只看准正北方向，直到头顶出现一道铁丝网。

“这就是A709？”伊莲娜拿起海拔测量器——从路边一家户外运动俱乐部里“借”来的，显示的海拔高度正好是709米。原来A709的意思就是海拔709高地！六个人兴奋地走到空地中央，眺望四周尽是莽莽群山，怪不得城市里看不到，这里是最隐秘的地方，就连地图上也只能以海盗旗来标记。空地上画着许多白线，也许是在这里的年月太久了，许多已经褪色模糊，但从远处仍能看出整体的轮廓，有几个靶心状的圆环。童建国蹲下来沉思片刻说：“我猜——这是一个直升机机场！”大家听他这么一说，再看地上的圆环标识，以及周围空旷的环境，直升机机场几乎是唯一的解释了。